

文 文
章 章
精 精
義 義
則 則

0350640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文

則

陳 騏 著

文

章 精

義

李 塗 著

劉明暉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文 則
文 章 精 義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1553 字 數 55,000 開 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 張 $2\frac{5}{8}$ 插 頁 2

1960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0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5000 冊

定 價 (5) 0.34 元

文

則

文則序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古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廷，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爲？余曰：蓋將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爲則，則吾豈敢。

乾道庚寅正月既望，天台陳騏序。

缺 页

甲 凡九條

一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蕪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聞南響，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響，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響，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響，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二

或曰：〔校點者按：「或曰」一條，原不分段，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自爲一條，始與九數合。〕六經創意，皆不相師，試探精微，足明詭說。洪範曰：『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小旻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此詩創意師於書也。〔鄭康成箋曰：「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儀禮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此少牢嘏辭。)楚茨四章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此詩創意師於禮也。(鄭康成云：「此皆嘏辭之意。」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成」下有「箋」字。)

三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尙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黍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揚雄法言曰：「曉譬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讀之雖協，而典誥之氣索然矣。)

四

且事以簡爲上，言以簡爲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春秋書曰：『隕石於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

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此用三十有一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治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語意煩簡殊迥，〔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無「殊迥」二字。〕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

五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於郟之事，〔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郟」下有「先濟者賞」四字。〕但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則攀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傳載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逐卻克滅孫之事，則曰：『客或跛或眇，齊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致思。

六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

曲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眇眇予末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無「其朋」二字，舊本、秘笈本，無「其生」二字。〕皆文之意自曲折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句首有「此」字。〕

七

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發彼小豨，殪此大兕」，「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事相類而對偶者，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皆渾然而成，初非有意媿配。凡文之對偶者，若此則工矣。

八

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後世不能盡識，非得訓切，殆不可讀。如登峭險，一步九嘆。既而強學焉，搜摘古語，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謂大家婢學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也。今取在當時爲常語，而後人視爲艱苦之文，如周禮曰：「犬赤股而躁，臊；鳥鵠色而沙，鳴狸；豕盲眦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騷。」詩曰：「游環脇驅，陰韌盜績。」又曰：「鈞膺鏤錫，鞞鞞淺幟。」莊子曰：「乃始櫛卷僮囊而亂天下也。」荀子曰：「按角鹿嵬隴種東籠而退耳。」〔櫛卷，不申舒之貌，僮囊，猶搶攘也。荀子所言，皆兵摧敗披靡之貌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注首有「詩禮之義，先儒注解備見，若莊子言」十四字。〕

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爲書作序，〔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此句下有注云：「孔子書序，總爲一篇，孔安國各分繫之篇首。」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亦有此注，唯少「孔子」二字。〕文遂有序，自孔子爲易說卦，文遂有說，〔柳宗元天說之類。〕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屈原天問之類。〕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王言解見家語。〕文遂有解，〔韓愈進學解之類。〕自有辯政辯物之類，〔二辯見家語。〕文遂有辯，〔宋玉九辯之類。〕自有樂論禮論之類，〔二論見荀子。〕文遂有論，〔賈誼過秦論之類。〕自有大傳問傳之類，〔二傳見禮記。〕文遂有傳。

乙 凡六條

一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儀，樂之有相也。禮無儀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唐有杜濫夫者，爲文不識助辭疑之之辭如「耶」乎」之類，決之之辭如「耳」「矣」之類，皆一用之，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不可不知。〕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傳曰：「其有以知之矣。」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爲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此不嫌用矣字爲多。檀弓曰：『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司馬長卿封禪文曰：「遐哉邈乎」，此虽知助辭，而「遐」「邈」同義，又失矣。〕左氏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爲有力。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爲有力。

二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文，所以置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於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於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纁綺。』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纁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烏足與知此。〕

字有偏旁，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字有音韻，故文有取音韻以成句，皆所以明其義也。周禮曰：『五人爲伍。』中庸曰：『誠者自成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莊子曰：『庸也者用也。』檀弓曰：『夫祖者且也。』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表記曰：『仁者人也。』凡此皆取偏旁者也。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也。』又曰：『冬者中也。』易曰：『嗑者合也。』樂記曰：『樂者樂也。』孟子曰：『校者教也。』揚子曰：『禮以體之。』凡此皆取音韻者也。

四

夫文有病辭，有疑辭。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繫辭曰：『潤之以風雨。』蓋禽字於猩猩爲病，潤字於風爲病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說者曰，凡可擒者，皆謂之禽，大宗伯以禽作六藝，而羔在其中。凡物氣和則潤，先言潤，則風之和可知矣。」疑辭者，讀其辭則疑，究其意則斷，如何彼禮矣曰：「平王之孫。」檀弓曰：「容居魯人也。」蓋平王疑爲東遷之平王，魯人疑爲魯國之人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毛萇傳云：「平，正也，指文王，言能正天下之王也。」鄭康成云：「魯，鈍也。」〕凡觀此文，可不深考。

五

辭以意爲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韓宣子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則其辭緩。景春

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急。『狼曠於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則其辭重。

六

文有雖成一家，而有已經雕斲與其否者。且左氏傳前載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後載狐突諫曰：『昔辛伯諫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則知前載已雕斲，而後載否矣。』內傳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外傳曰：『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則知內傳雕斲，而外傳否矣。

丙 凡四條

一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博采經傳，約而論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略條於後：

一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辰。』莊子曰：『淒然似秋。』此類是也。

二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君內取國中，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校

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注首「國君」上有「翁」字，屠本空白。按此注本禮記坊記鄭玄注，「國君」上正無別字。國語曰：「沒平公軍無稅政。」稅，穀之不成者，以喻政。又曰：「雖蛄譖焉避之。」蛄，木蟲，譖從中起，如蛄食木，木不能避也。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若人養犧牲。）公羊傳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其變行匹至似獸。山海經有獸名雙雙。）此類是也。

三日類喻：取其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惟日。」歲月日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也。此類是也。

四日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五日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此類是也。

六日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此類是也。

七日簡喻：其文雖略，其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八日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九日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

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十日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颺兮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二

元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板三章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康成云：「此古賢者有言也。」）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烝民五章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此亦謂前人有言如此。）胤侯之征，乃舉政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盤庚之告，亦載遲任，（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孔安國云：「遲任，古賢人。」）或稱古人言，（秦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此類是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或稱我聞曰」及注云：「康誥曰：「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此類是也。」是皆有所援引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此下自爲一條。）詩書而降，傳記籍籍，援引之言，不可具載。且左氏采諸國之事以爲經傳，戴氏集諸儒之篇以成禮志，援引詩書，莫不有法。推而論之，蓋有二端：一以斷行事，二以證立言。二者又各分三體，略條於後：

左氏傳載「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此獨引詩以斷之，是一體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俱有注云：「此體多矣。」）

左氏傳載「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此各引詩以合斷之，是二體也。（表記載「詩曰：「莫莫葛藟，施

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此又一詩總斷之體也。」

國語載『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此既引詩文，又釋其義以斷之，是三體也。

大學載『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則采綜羣言，以盡其義，是一體也。

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則言終引證，是一體也。（孝經諸篇，悉用此體。）

左氏傳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又『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此乃斷折本文，以成其言，是三體也。

三

夫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觀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國語稱「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此引湯誥文。）以周書爲西方之書，（國語稱西方之書，蓋逸周書，韋昭云：「詩言「西方之人兮」，則西方爲周也。」校點

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及屠本，注中「爲」作「謂」。以威有一德爲尹告，（禮記稱尹告曰：「惟尹躬暨湯，威有一德。」康成云：「尹告，伊尹之誥。」）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稱道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楊倞云：「此在虞書，曰道經者，言有道之經也。」）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傳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傳曰：「夏訓有之：有窮后羿。」）直言鄭詩曹詩，（國語稱鄭詩曰：「仲可懷也。」又稱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止稱洧曰武曰，（左氏傳：「洧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惟烈。」）或稱芮良夫，（左氏傳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或稱周文公，（國語：「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曰：「其戢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章昭云：「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及屠本，「戢」作「緝」。）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曰：「秦伯賦鳩飛。」章昭云：「小宛之首章，「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是也。」）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左氏傳曰：「賦綠衣之卒章。」此類是也。）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左氏傳曰：「作武員卒章曰：「誓定尔功。」」）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

四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某詩之卒章，皆不載詩文，而意自具。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已卒盡八章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及屠本，「已」作「以」。）其曰「在揚水卒章之四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爲得體。

一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叙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叙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叙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二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之，則文斯邃矣。

三

戴事之文，有上下同日之法，謂其事斷可書，其人斷可美也。如論語載孔子之美禹顏，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云云。禹吾無間然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賢哉回也。』戴禮之記文王周公，（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云云，文王之爲世子也。』又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云云，周公踐阼。』公羊之傳孔父仇牧荀息，（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云云，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又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厲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云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又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云云，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皆其法也。

四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之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五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牆，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與』，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類，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類皆後斷以盡事也。

六

載言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麗姬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不避重複一也。家語載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而必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

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云云。」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樂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也。

七

載言之文，又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於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贍，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犁，蓋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皆拘此也。一文具載，則可考矣。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準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觀孟子與陳相答問許子之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

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曰：「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此文但存「曰許子」，以下「許子」字皆可除，信乎答問之文爲難也。」

八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揚子法言曰：「美行：閔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中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班固作公孫弘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云云。」）左氏傳曰：「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莊子曰：「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云云。」司馬遷作夏本紀贊曰：「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云云。」）

戊 凡十條

一

禮記之文，始自后倉，成於戴聖，非純格言，間有淺語。如「掩口而對」，「毋投與狗骨」，「羹之有菜者用挾」，

『男女相答拜也』，『癢不敢搔』，『衣裳綻裂』，『年未滿五十』，『取婦之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若此等語，雖在曲防人情，然亦少施斷削。

二

商盤告民，民何以曉？然在當時，用民間之通語，非若後世待訓詁而後明。且『顛木之有由蘖』，使晉衛間人讀之，則蘖知爲餘也。『不能胥匡以生』，使東齊間人讀之，則胥知爲皆也。『欽念以忱』，使燕岱間人讀之，則忱知爲誠也。由此考之，當時豈不然乎。

三

詩文待訓明者，亦本風土所宜。且『王室如燬』，使齊人讀之，則燬爲常語。『六日不詹』，使楚人讀之，則詹爲常語。（燬，火也，齊人以火爲燬。詹，至也，楚人以詹爲至。）

四

儀禮，周家之制也，事涉威儀，文苦而難讀。鄉黨，孔門之記也，言關訓則，文婉而易觀。今略摘儀禮之文，證以鄉黨，昭然辨矣。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鄉黨曰：「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享，發氣焉，盈容。〔鄉黨曰：「享禮，有容色。」〕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鄉黨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若君賜之食，君祭先飯。一〔鄉黨曰：「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五

季經之文，簡易醇正，蘊聖人之氣象，揭六經之表儀。夷考其文，有所未諭，三才章首，似摭子產言禮之辭，〔子太叔對趙簡子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孝經止二字不同。〕聖治章末似刪文子論儀之語，〔北宮文子對衛襄侯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孝經則曰：「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左氏傳作「訓昏」，二字不同。〕聖人雖遠稽格言，不應雷同如此。豈作傳者，反竊經與？

六

爾雅之作，主在訓言，諡法之作，用以定諡，皆周公之文也。戴聖之釋淇澳，備采爾雅之辭，〔禮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此乃爾雅釋訓文。成轉之釋皇矣，端做諡法之體，（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經天緯地曰文。」諡法體如此，文亦有同者。）孰謂類皆後人之補緝，無補作者之監觀。

七

夫論語、家語，皆夫子與當時公卿大夫及羣弟子答問之文。然家語頗有浮辭衍說，蓋出於羣弟子共相敘述，加之潤色，其才或有優劣，故使然也。若論語雖亦出於羣弟子所記，疑若已經聖人之手。今略考焉。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質之左氏，則此文簡而整。（左氏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稷，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質之左氏，則此文緩而周。（左氏傳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南容三復白圭』，司馬遷則曰：『三復白圭之玷。』辭雖備，而其意竭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司馬遷則曰：『在邦及家必達。』辭雖約，而其意疎矣。彼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模擬此書，未免畫虎類狗之譏。（法言曰：「如其智，如其智。」雖有民，焉得而塗諸。」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曠。」魯仲連傷而不割，隨相如割而不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法言之模擬論語，皆此類也。中說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焉知來者之不如

昔也。『是故惡夫異端者。』『小不忍，致大災。』『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說之模倣論語，皆此類也。王充問孔之篇，而於此書多所指摘，亦未免桀犬吠堯之罪歟。

八

詩人庭燎之詠，文雖美之，意則箴之；張老輪奐之辭，文雖頌之，意則譏矣。〔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烏足知此。

九

語出於己，〔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語」作「文」。〕作之固難，語借於古，用亦不易。觀歷代雕蟲小技之士，借古語以成篇章者，紛紛籍籍，試陳一二，以鑑後來。張茂先勵志詩曰：『德輶如羽。』又曰：『燭耀宵流。』雖變二字，以協音韻，而不知詩人言『行』有緩飛之意，言『毛』有至輕之喻。應吉甫華林集詩有曰：『文武之道，厥猷未墜。』既言『之道』，復綴『厥猷』，此所謂屋下架屋者歟。陸龜石闕銘曰：『惟王建國，正位辨方。』遂令『辨方』後於『正位』，所謂轉本爲裳者歟。

一〇

古語曰：『賢子在頽則好，在頽則醜。』言有宜也。自晉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學經語者多矣，且如孫盛著

史，書曰：『某年春帝正月。』（謂盛作魏晉陽秋也。且春秋書「王正月」，示魯侯用周天子正朔，曹馬躬有天下，不當書「帝正月」。）謝惠連作賦，乃曰：『雪之時義遠矣哉。』（謂惠連作雪賦也。按易卦義深者，以此語贊之。大抵文士雪月之詠，非所當也。）此蓋不知鱓子在顛之為醜也。

己 凡七條

一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於前乎。略舉二事以見。（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無「以見」二字。）

世子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辯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平？」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爲優。（穀梁傳載其事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若此文，非惟不及檀弓，亦不及左氏矣。）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蕢謂大臣之喪，重於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撤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

子卯也大矣。」考此，則檀弓爲優。

二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其類是哉。

長句法：「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黃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

短句法：「華而皖」，「立孫」，「畏」，「厭」，「溺」。

三

鼓瑟不難，難於調弦，作文不難，難於鍊句。檀弓之文，鍊句益工，參之家語，其妙觀矣。

「遇負杖入保者息。」（家語曰：「遇人入保負杖者息。」）「皆死焉。」（家語曰：「命敵死焉。」）「比御而不入。」（家語曰：「可御而處內。」）「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家語曰：「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予惡乎涕之無從也。」（家語曰：「吾惡乎涕而無以將之。」）「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家語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家語曰：「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遂命覆醢。」（家語曰：「遂令左右皆覆醢。」）「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家語曰：「死不如朽之速愈。」）「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家語曰：「若魂氣則無所不之。」）

四

考工記之文，權而論之，蓋有三美：一曰雄健而雅，二曰宛曲而峻，三曰整齊而醇。略條于後。

雄健而雅：『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

長其畏而薄其敝。』（左氏傳曰：『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亦此法也。）

宛曲而峻：『凡撻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此文說箬之獸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棧也。』（此文說制韋革。）

整齊而醇：『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棧車欲弇，飾車欲侈。』『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崑。』

五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督郟克、衛孫良父、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於靡之類，是長句也。如『僉』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

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擊虞云：「詩有九言，「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二言者，若「肇禋」之類。〔校點者按：注「二言」上，阮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俱有「然此當爲二句，其說非也」十字。〕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六

詩人之用助辭，辭必多用韻。有用「也」辭，若「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處」與「爲韻。」〕有用「而」辭，若「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著」「素」爲韻。〕有用「矣」辭，若「陟彼岵矣，我馬瘠矣。」〔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岵」「瘠」爲韻。〕有用「忌」辭，若「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控」「送」爲韻。〕有用「兮」辭，若「其實七兮，迨其吉兮。」〔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七」「吉」爲韻。〕有用「之」辭，若「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順」「問」爲韻。〕有用「止」辭，如「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庸」「從」爲韻，「止」即「只」，鄘、邶、魯詩亦用「只」爲辭，離騷有大招用「只」辭，蓋法乎此。〕有用「且」辭，若「椒聊且，遠條且。」〔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學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聊」「條」爲韻。〕如四句六句者多矣，今不備載。又禮記非詩人之文，助辭之上，亦有韻協。如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此則用「焉」辭，而「職」「極」「服」「則」爲協。

七

孔穎達曰：「詩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出車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鷓鴣之類。）或隨時而改色，（淇風不黃也。）或因事而變文，（文王有聲也。）或一章而再言，或三章而一發，（采芣苢、賓之初筵。）篇有數章，章句多寡不等，（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多」作「衆」，詩疏正作「衆」。）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包括詩體，孰踰此說，故特取焉。

庚 凡二條

一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爲古文伯，（校點者按：阮本、明弘治本，「伯」作「霸」。）屠本誤作「霸」。於此法尤加意焉。如賀冊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悉注于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觀退之畫記云：「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自此以下，凡記人數者，蓋取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上刃，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矟，一人冕執銳」之法也。此與用字一類不同，姑附于此，示退之之文不妄作也。）用一類字者，不可徧舉，采經

子通用者志之，可觸類而長矣。

或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或安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翮若盤游，」校點者按：「盤」原誤作「船」，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校正。）或決若馬驟。」皆廣北山「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故物或行或隨，或吻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隳。」又一法也。）

者法。（考工記曰：「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莊子曰：「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顛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跪者，飲者，瘦者，涉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及莊子法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考工記及莊子」作「考工記因用莊子」。）

之謂法。（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繫辭也。）

謂之法。（易繫辭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之類。）

之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

〔按本，「易說卦」上俱有「若」字。〕

可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莊子曰：

「可以保身，可以至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爲法。〔易說卦曰：「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莊子曰：「形

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又一法也。〕

必法。〔考工記曰：「容嚴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

不以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墮，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其法。〔易繫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樂記曰：「其良心感者，其聲噤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

雖每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焉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

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三年問曰：「翔回焉，鳴號焉，幽屬焉，跼蹐焉。」又一法也。』

于時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實法。〔詩曰：「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曾是法。〔詩曰：「曾是強禦，曾是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侯法。〔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有若法。〔書曰：「有若魏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頰，有若南宮括。」〕

未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

斯法。〔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稱，稱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

於是乎法。〔國語曰：「上帝之黍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有法。〔禮記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不致也，〔校

點者按：「致」原作「至」，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作「致」，禮記原文正作「致」，今據改。〕有順而撫也。〕樂師曰：「有較舞，有羽

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兮法。〔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

其用之明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用」下有「知」字。〕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感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則法。〔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然法。〔荀子曰：「儼然壯然，傑然轟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

奚法。〔莊子曰：「奚爲奚操，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而法。〔莊子曰：「而容崖然，而目矜然，而穎穎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

方且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失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

似法。〔莊子曰：「似鼻，似目，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此言風吹竅穴動作之貌。〕

乎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漭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祭義曰：「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莊子蓋廣此法而用之。〕

乃法。〔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啟。」〕

以之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足以法。〔易曰：「禮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此一法也。

也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若周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又不可盡法。）

得其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爨，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

以法。（大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詔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今不備載。）

曰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周禮凡所次序，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

辭，禁民爲非曰義。」凡此類，又一法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秘笈本，注「周禮凡」下無「所」字。）

得之法。（莊子曰：「籀韋氏得之，以擊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堯舜得之，以襲

燭；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云云。」）

之以法。（禮記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所以法。（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存乎法。（易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莫大乎法。（易繫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云云。」）

知所以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矣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二

大抵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略條於後，則可推矣。

詩曰：「禮義不衍，何恤於人言。」（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此逸詩，荀子引之云：「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左氏傳載士蔣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凡指物爲誓，語多類如此。」）詩曰：「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傳魯哀公誅孔

丘曰：「不愆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曰：「孔子適

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

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

上，膏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載吳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此文既於物協數，又於數協序，亦文之工者。」此不約而同，五也。考工記曰：「柘爲上，櫨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

辛 凡八條

春秋之時，王道雖微，文風未殄，森羅辭翰，備括規摹。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爲八體，各繫本文：一曰命婉而當，〔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尙書有命十八篇。」〕二曰誓謹而嚴，〔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尙書有誓八篇。」〕三曰盟約而信，四曰禱切而懇，〔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屠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尙書武成有武王伐紂禱辭，自「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是其文也。」〕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辯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對美而敏。作者觀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一 命

周靈王命齊侯。如周襄王命晉重耳，其體亦可法。〔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齊侯」作「齊靈公」；又秘笈本無

注。〕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此句作「王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絜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余」作「予」，左傳亦作「余」。〕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二 誓

晉趙簡子誓伐鄭。

誓曰：「范氏中行氏，〔校點者按：此句原作「曰范中行氏」，今據元本、明弘治本、曆本訂補。〕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三 盟

羣城北之盟。（如孟子滕文公盟詞，觀傳則詳略異同，今所不取。校點者按：秘笈本無注。）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踏其國家。」

四 禱

衛嗣贖戰禱於鐵。（荀偃禱河，其體亦法此。校點者按：秘笈本無注。）

禱曰：「校點者按：「日」上原無「禱」字，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訂補。曾孫蒯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五 諫

威哀伯諫魯威公納郕鼎。（諫文多矣，今取此爲體。校點者按：屠本、秘笈本，「威」作「桓」，此宋人避欽宗趙桓諱改。）

又秘笈本無注。）

諫曰：「校點者按：「日」上原無「諫」字，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訂補。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紘紼，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鄩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

六 讓（責也。〔校點者按：秘笈本無注。〕）

周詹桓伯責晉率陰戎伐潁。

辭曰：〔校點者按：「曰」上原無「辭」字，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訂補。〕「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先王居檇杻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七 書

晉叔向詰鄭子產鑄刑書書。〔子產與范宣子書，其體可法。〔校點者按：「鑄刑書」下，原脫「書」字，今據元本、明弘治

本、曆本訂補。）

書曰：〔校點者按：「曰」上原無「誓」字，今據元本、明弘治本、曆本訂補。〕「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莊，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敗其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八對

鄭子產對晉人問陳罪。（對文多矣，取此爲體。）

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敵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敵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敵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云云)

壬 凡七條

一

盤庚之戒，無伏攸箴，宣王之詩，庭燎因箴，箴之爲名，見於經矣。在昔周武，辛甲爲史，爰命百官，各箴王闕，故虞人之箴，魏絳獨有取焉。今采其文，以備箴體。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二

益贊于禹，贊起遠矣。後世史官，紀傳有贊，以擬詩體，非古法也。今采書文，以備贊體。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銘文之作，初無定體，量人量銘，乃類詩雅，孔悝鼎銘，無異書命，成湯盤銘，考父鼎銘，體又別矣。四體俱采，古法備焉。

量銘

時文思素，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鼎銘（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盤銘（大戴禮：「湯几杖之屬皆有銘。」此盤銘獨見禮記。）

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四

廣載之歌，既煥虞謨，五子之歌，又昭夏訓，作者蔚起，各自爲體。孔子逍遙，接輿佯狂，歌詞玉振，鮮其儼哉。特取二歌，餘在所略。

孔子歌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接輿歌（莊子亦載此歌，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雖小有增損，然氣象與論語不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五

歌之流也，又別爲三：一曰謠，二曰謳，（齊歌曰謠，獨歌曰謳。）三曰誦。周謠鸛鳴，晉謠龍鶉，城者築者，所謳不同，國人與人，其誦亦異，雖皆弼詞，猶可觀法，備見左氏，采其尤乎。

晉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旅。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築謳

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輿誦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後漢岑彭爲魏郡太守，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蓋又法此也。）

六

祭有祝嘏，死有誄諡，周公之制備矣。祝嘏尙欽，誄諡宜實。考諸禮籍，有士虞祭祀辭，貞惠文子諡辭，實作者之儀表也，今取之。

士虞祝辭

哀子某，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蠶，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禘事，適爾皇祖某甫，尙饗。

貞惠文子諡辭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古無三字諡法，唐李巽謂衛君之亂制也，今取其文，故不復議。〔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謂」作「爲」。〕）

七

傳記所載，古作紛然，未容悉數，且箕子麥秀之詩，下符黍離之詠，（箕子朝周，過殷之故城，盡生禾黍，傷之，作麥秀之詩，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此與黍離之所作無異。黍離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憫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越人擁楫之歌，上體綢繆之意，（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寧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此與綢繆詩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之意同也。）迎日之辭，與洛誥文同，（迎日之辭曰：「維

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校點者按：曆本「朔日」下有「之日」二字。〕迎日于東郊。〔洛誥成王緝周公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冠王之頌，與士禮辭類，〔成王冠，周公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衰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虞舜慶雲之作，有慶之時，有慶雲，百工相和，舜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糺纓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成湯旱禱之文，〔陽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何以不雨，致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讒夫昌與？苞直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潤色之語，不全典誥之風，作者如欲博觀，於此宜加旌別。

癸 凡一條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降及春秋，名卿才大夫，尤重辭命，〔校點者按：「尤」，元本、明弘治本作形似「絕」的俗體字，曆本作「既」。〕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以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曆本、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俱有注云：「是故第五倫見光武，書數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東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盈篇牘，其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今采摭尙書及左氏內外傳之語，可以代言奏上者錄之，庶使古人之美，昭然可法。如漢武帝初作誥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辭氣象，未遠於古，俱附於後。〔校點者按：元本、明弘治本及秘笈本，俱「作」侯。〕

舜命禹作司空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舜命棄作后稷語。（「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契作司徒語。（「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命臯陶作士語。（「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命伯夷作秩宗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命夔典樂語。（「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命龍作納言語。（「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美禹陳九功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勉臯陶作士語。（「臯陶，惟茲庶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又美臯陶語。（「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又命禹語。（「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湯制官刑，儆戒百官語。（「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政，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高宗命傅說語。（「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美傳說進戒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予行。」）

又命傅說語。（「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尚。」）

成王命微子代商後語。（「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封康叔語。（「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顯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命蔡仲爲侯語。（「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董正百官語。（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云云。）」

命君陳尹茲東郊語。（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罔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校點者按：「臣人」原作「人臣」，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及屠本乙正，尙書正作「臣人」。惟良顯哉。」

康王告諸侯語。（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顯，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存王室，用率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命畢公保釐東郊語。（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云云。」）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語。（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云云。）

命伯冏爲大僕正語。（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釅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平王錫晉文侯語。（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云云。）

晉悼公賜魏絳樂語。（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魏絳辭樂語。（夫和成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勢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云云。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晉張老辭卿語。（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安，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學，校點者按：「學」原誤作「家」，今據元本、明弘治本校改，國語正作「家」，曆本又誤作「家」。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校點者按：「外內」原

誤作「內外」，今據阮本、明弘治本、屠本、秘笈本乙正，國語正作「外內」。

衛太叔文子謝罪語。（「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并收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鄭子產辭邑語。（「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下，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衛公孫免餘辭邑語。（「惟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齊晏子辭更宅語。（「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衛子魚辭從會語。（「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若嘉好之事，臣無事焉。」）

陳敬仲辭卿語。（「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齊威公對賜胙無下拜語。（「天威不遠，顛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殞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校點者按：「齊威公」即「齊桓公」，此宋人避諱改。〕）

齊管仲辭莊王以上卿禮饗語。（「臣聞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簡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莊王命管仲語。（「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鄭燭之武辭文公使見秦穆公語。（「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楚子西辭爲商公語。（「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

晉平公策命鄭公孫段語。(「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酢乃舊勳。」)

晉祁奚薦子爲軍尉語。(「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蠶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晉狐偃辭卿語。(「毛之智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注：「毛，偃之兄。」)

韓獻子爲子無忌辭公族大夫語。(「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禪宗，請退也。」)

晉趙衰辭卿語。(「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

齊鮑叔辭宰語。(「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結于四方，弗若也；執鉤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漢齊王閔封策語。(「於戲，小子閔，受茲胥社。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燕王旦封策語。(「於戲，小子旦，受茲文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燕國氏虐老獸心，以茲巧邊叱，(校點者按：「叱」原誤作「政」，今據元本、明弘治本、屠本改正，史記索隱引一本正作「叱」。)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一

帥，降旗走師，燕徙城，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秦德，毋乃變備，非教士，不得以徵，王其戒之。」

廣陵王胥封策語。（「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胡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祇祇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附錄

文則跋語

此書始得陳天民本，錄於江陰，缺序及末一版；今五年矣，乃得莫景行本補足之於松江泗水之上，正己亥六月也。陶宗儀志。

書天台陳先生文則後

六經之文，經緯天地，自餘諸子，亦多左右六經，其用字立言，初非爲文則設也。然文如聖賢，何等氣象；譬之一元磅礴，萬化流形，各極其妙，而一出於天然，真文字之準則也。第則其文，而不求其所以文，吾恐口氣雖似，元氣索然，非善則者，能因言以求其道，使聖賢精神心術，躍然於心目間，則中有卓見，文亦偉然爛然矣。斯固天台陳先生編輯之本旨，敢繹而申之於後。

弘治己酉秋八月望日，後學衡州府知府山陰陳哲識。

重刊文則序

文林郎陝西鳳翔府扶風縣知縣宋世華撰

堯典舜典，經點竄以文成，避馬避車，詫擬摹而句就，畫葫蘆之樣，未免雷同，刻楮葉之形，難期月異。所以貴出於己，勿矜獮祭之工，羞傍於人，斯免虎蒙之誚也。然而薰香摘豔，首重別裁，齋殿螭吻，尤殿體要，如吾鄉宋陳參政（闕）文則之作，抑亦操觚之定律，珥筆之初桃乎。世華幼嗜是書於同邑陳桂里處士文聚處，輒鈔一冊，弄之篋笥。洎官關中，適郭石齋秀才葉寅以鈔本見寄，亟付棗梨，既而兒子曾駒以舊鈔冊至，則較郭本爲賅，而刮工已半，難於重梓，因另爲校語，付之帙末。憶往歲埋頭典籍，尙漉澗之未窺，媿今茲眯目籙書，並校讐之尠暇，所幸拾前人之贖馥，勿任塵埋，尙冀逮後學以知津，共依鍼指。

時嘉慶二十又二年歲在丁丑秋九月四日。

缺 页

文
章
精
義

缺 页

一
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世文章從是出焉。

二
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

三
孟子之辨，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策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皆失之。

四
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五
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六

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七

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即見事實，最妙；中間論不出於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於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

八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珠，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齋春秋論之類是也。）

九

韓非子文字絕妙。

一〇

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間架底；賈讓河渠書，是論一事有間架底。

一一

孟子就三綱五常內立議論，其與人辨，是不得已；莊子就三綱五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辨，是得已而不可已，義理有間矣；然文字皆不可及。（二人同處齊際，不知如何不相見，若相見，其辨必然有可觀。）

一二

韓退之文學孟子。（不及左傳。〔文津本此四字作正文。〕右通假處如董晉行狀中兩段辭命是也。）

一三

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子厚段碎，句法却相似。）西漢諸傳。（〔文津本「諸傳」二字作注文。〕（髣髴似之。）

一四

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爲祖，加以姿態，惟五代史過願宗實錄談甚，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一五

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處記清風閣記之類是也。）戰國策（論利害處似，策略策別策斷之類是也。）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

末後自己只說一句，表忠觀碑之類是。楞嚴經。（魚枕冠頰之類是也，子瞻文字到窮處，便濟之以此一着，所以千萬人過他關不得。）

一六

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疊疊不斷，最淡而古。但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煩，劉向枯槁，子固光潤耳。）

一七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一八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文津本無此四字。韓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蘇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一九

孟子譏臧不諫，臧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范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永叔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今文字優劣，於此可見。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而發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二一

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質。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二二

司馬子長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二三

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清閒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亂德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陷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二四

退之平淮西碑是學舜典，畫記是學顧命。

二五

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獨衢州徐偃王碑一篇害義，蓋穆天子在上，偃王敢受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之以仁，豈不謬哉！

二六

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是學詩采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

二七

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退之坊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二八

孟子公孫丑下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面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地利，第二

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却專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一節，此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二九

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爲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爲無。

三〇

文字有反類尊題者，子瞻秋陽賦，先說夏潦之可愛，却說秋陽之可喜，絕妙。若出文選諸人手，則通篇說秋陽，斬無餘味矣。〔文津本「斬無餘味」〕

三一

班孟堅叙霍光廢昌邑王，讀書一半，太后曰：「止。」〔止原作「上」，今據文津本改正。〕爲人臣子，當諄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妙，載一時君臣堪畫。

三二

盧仝月蝕詩，膾炙人口，其實詩大東後二章耳。

三三

詩雲漢有「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之句，退之永叔禱雨文，遂各演作一篇，其實皆自雲漢來，然不逮遠矣。

三四

孟子辨百里奚一段，辭理俱到，健讀數過，使人神爽飛越。

三五

子瞻萬言書，是步驟賈誼治安策；然虛文有餘，實事不足，去誼遠矣。

三六

陸宣公文字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論切當，事情明白，得君臣告戒之體。

三七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宋玉招魂亦然。

子瞻大悲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魚枕冠頰亦自楞嚴經來。夫容城黃鶴樓仙詩之類，是鬼仙境界文字。）（鬼仙境界文字

六字原作正文，今據文津本改爲注文。上清宮辭之類，是仙境界文字。「上清宮辭之類是」七字，原作注文，今據文津本改爲正文。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怪，此其所以不可及。

三八

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魯平王之命一篇，已有衰世氣象。）戰國策是亂世之文。

三九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佐，「佐」文津本作「做」，案唐宋人讀「作」音「佐」，見吳曾漫錄卷七，故唐宋以來，往往以「佐」作「作」。「作」「做」音義俱同。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柳子厚文字，便有界畫得斷者。）

四〇

退之張中丞傳後序云：「翰以文學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萬春三字，斷是「南霽雲」，但俗本誤耳。此序前半篇是說迺遠，後半篇是說南霽雲，即不及雷萬春事，三字誤無疑。

四一

堯典命羲和才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似七月，而節病極多。「文津本「節病」作「病處」。然堯典分

時，月令分月，其爲文也易；七月顛倒月分，而以衣食爲脈絡，其爲文也難。（此詩與閩人之文不同類。）〔文津本無「同」字。〕

四二

送文暢師序，（此條上，文津本多一條，文云：『原題送文暢師序等作，關德能，尊凡區，正是隱文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學其聲響而已。』）退之關浮圖。子厚佞浮圖，子厚不及退之。

四三

論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論史書三字，原屬上條，今據歐陽本移植本條首。）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四四

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

四五

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蓋與『整齊乎陳言之務去，憂及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深喜之。然銘謂『文從事順，各識職別』，宗師之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

四六

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似樊紹述，誌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

四七

子瞻作醉白堂記，一段是說魏公之所有，樂天之所無，一段是說（以上十五字原脫，今據文津本校補。）樂天之所無，魏公之所無，一段是樂天魏公之所同，方纔說是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不亦謬乎？

四八

永叔畫錦堂記全用韓稚圭畫錦堂詩意。

四九

子瞻澠濱堆賦辭到，天慶觀乳泉賦理到。

五〇

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孟堅筆力。

五一

歐陽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

五二

禹貢簡而盡。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產，叙得皆盡；後叙山脈一段，水脈一段，五服一段，更有條而不紊。〔山水以下三十六字，文津本作注文。〕

五三

周禮職方氏冗而疎。

五四

左傳史記西漢叙戰陳堪畫。

五五

文字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

五六

意對處。〔此條原與上文合為一條，今據文津本分為二條。〕文却不必對，文不對處，意却著對。

五七

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也。〕〔文津本無此注。〕蘇文方者亦少，惟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惟上神宗云云十八字，文津本作注文。〕圓者多。

五八

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長；子厚鏡歌鼓吹曲，險怪而意到。

五九

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子厚墓誌，千篇一律。

六〇

資治通鑑是續左傳，綱目是續春秋。

六一

眞景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四體：辭命一也，議論一也，叙事一也，詩賦一也，井然有條。

六二

史遷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後，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綱領。至其筆力馳驟處，有喑鳴叱咤之風。

六三

班固賦設問答最弱，〔此句原作「賦設問答最」，文津本作「班固設問答最弱」，今酌定如此。〕如西都責東都主人之類。〔此句，文津本作注文，並無「主人」二字。〕至子瞻後杞菊賦起句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便自風采百倍。

六四

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爲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六五

呂相絕秦書，雖誣秦，然文字自佳。

六六

莊子胠篋篇，「胠」原作「慙」，今據文津本改正。「辭理俱到」。

六七

不讀莊子秋水篇，見識終不宏闊。

六八

佛是掃除事障，禪是掃除理障。熟讀楞嚴經自見。〔文津本此句作注文。〕

六九

維摩詰經亦有作文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詰默然不說不二法門，乃真得不二法門者也。柳子厚晉問，微用此體。

七〇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之類，能畫出太平氣象。

七一

褚少孫（史記稱褚先生者是也）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都似，只是成篇不似。

七二

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中子所以不及諸子，爲要學夫子言語故也。

七三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封建論一篇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七四

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有結句見主作者，（文津本無第二「有」字）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而」字原無，今據文津本補正）韓退之守戒「在得人」之類是也。

七五

韓退之非佛，〔文津本「非佛」作「闢佛」，下同。〕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

七六

文字起句發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書起句，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亦是起句發意，〔「發」原作「是」，今據文津本校改。〕但以下筆力差乏。

七七

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

七八

李邦直勢原，只一勢字，法原只一法字，演出數千言，所謂一莖草化作丈六金身者。惜文字斷續，〔「文」原作「乎」，今據文津本校改。〕然亦是一法。

七九

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上三十字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說團練使之類。謨自知之他

人不諫也。吾謂世之作文，務要崎嶇隱奧辭不足以達意者，皆郇謨之徒也。

八〇

胡致堂文字，就事論理，理盡而辭止，而氣極不衰；雖不必調弄文法，然自卓然不可及。〔文津本此句作「自然見有不可及」〕

八一

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八二

學楚辭者多矣，若黃魯直最得其妙，魯直諸賦，如休亭賦蘇□□□畫道士賦之類，〔文津本無「如休亭賦」以下十四字，「蘇」下云云，據今本黃集當是「蘇李畫枯木道士賦」，此亦疑有誤。〕他文愈小者愈工，〔文津本句首有「及」字。〕如跋奚移文之類。〔文津本無「如跋奚」以下七字。〕但作長篇，苦於氣短，又且句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八三

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孔明出師表，不必言忠，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而讀之

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詩之忠，黃山谷詩之孝，亦然。

八四

杜子美哀江頭，妙在「渭水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有天下而不得養其父，此情何如耶？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此其所以不可及，非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感」原作「盛」，今據文津本校改。）

八五

詩惟生民一篇，如廬山瀑布泉，一氣輸寫直下，略無回顧；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

八六

廬全月蝕詩，韓退之刪改耳，「改」原誤「段」，今據文津本改正。謂之效玉川子作，何邪？

八七

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者，廬襄西征記是也。

八八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爲筮簣」來。

八九

永叔山中樂三章贈惠勤，望其出佛而歸儒，持論甚正，從退之送文暢序來。

九〇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所子曰：「孰有執親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所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此段言沐浴佩玉者四，而不覺其重複。

九一

文字貴相題廣狹。晦菴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汨汨，動數十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人各三十二字，盡得描畫其平生，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而施者也。〔文津本無「而施」三字。〕

九二

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華，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渣原作查，今據文津本校改。〕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爲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鑑，如低昂之在衡，決不致顛倒錯亂，雖進而至之聖經之文可也。今人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賦論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伸。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不戒。

九三

選詩惟陶淵明，唐文惟韓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渾然天成，無斧鑿痕；餘子正是字煉句煅，〔文津本「正」作「止」。〕鏤刻工巧而已。〔刻原作冰，今據文津本校改。〕今人言詩動曰選，言文動曰唐，何泛然無別之甚！

九四

西漢文辭尙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質。唐文字尙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爲文。

九五

晦菴先生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於二程，如易本義詩集傳小學書通鑑綱目之類，皆青於藍而寒於水也。但尋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開，「撒」原作「煞」，今據文津本校改。做得晦菴千句萬句，晦菴千句萬句，〔此六字原不重，今據文津本補〕。攀斂來只作得二程一句；雖世變愈降，亦關天分不同。然晦菴先生詩，則三百篇之後一人而已。

九六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通書、明道先生定性書、伊川先生易傳序春秋傳序、橫渠先生西銘，是聖賢之文，與四書諸經相表裏。司馬子長是史官之文，間有紕繆處。退之是文人之文，間有弱處，然亦宇宙間所不可無之文也。

九七

晦菴先生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理趣過之，所以卓乎不可及。〔文津本無「卓乎」二字。〕

九八

經是山林中華，史是園圃中華，（左傳以下。）古文高者是闡檻中華，（韓之類。）次者是盆盎中花，（歐之類。）下者是瓶中花耳。（無根。）（文津本無此條）

九九

蘇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程門文字，到底脫不得訓詁家風。（「詁」原誤「語」，今據文津本改正。）

一〇〇

學文切不可學怪句，且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如一句，貫穿意脈。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編處自然住。（文津本「住」作「佳」。）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真作文之大法也。

一〇一

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意。（文津本無「意」字。）不能活潑潑地，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一莖草可以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請參）

（文津本無「請參」二字。）

人皆曰文章天下之公器，然必具眼目識見高者，而後能語其精義之精。予十八九時，從性學先生學，每讀書講究義理之暇，則論古今文章。予資質魯鈍，恐其遺忘，故隨筆之於簡帙。凡二百□八條，二百□下原殘缺一字，今此書僅存一百一條，此云二百□八條，不知何故。於是表其書之首曰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藏於家者四十餘年，未嘗出以示人。至順三年冬十有二月，閱所蓄故書，得於篋笥中，臨文興悅，手不忍置。因念與其獨善一身，孰若兼善天下，遂繡諸梓，與士大夫共之。如此，則不獨不泯先生學力之所到，亦可以爲學者識見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蕃卿，性學，當代名公鉅卿，扁其齋居之號□□□□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後仕至國子助教，卒於官。學生益都于欽止□□書于卷末。

校點後記

陳騏，字叔進，宋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縣）人。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進士第一，權奸秦檜當國，抑居其孫秦頊之下。慶元年間，官至知樞密事，兼參知政事，由於觸犯了權貴韓侂胄，又貶了官。嘉泰三年（一二〇三）卒，年七十六，宋史有傳。

陳騏所著文則，是最早的一部談文法修辭的專書。儘管遠在齊梁時代，杰出的文論專家劉勰就在文心雕龍裏提出了很多有關文法修辭的問題，後來的討論和單篇論文的文章裏，也仍有論述，但一直沒有成系統的專門著作。陳騏此書，係就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鈎稽歸納，釐爲若干條，分別隸屬於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項。雖以事出創造，不無瑕疵，但可供我們借鑑的地方不少。清四庫提要說：「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評價比較公允。書中偶然流露的論點，如像指出「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後人「強學焉，搜摘古語，撰叙今事」，就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也有一定的意義。

本書以清台州叢書重刊文則爲底本，校以元至正己亥（一三五九）陶宗儀刻本（簡稱元本），明弘治己酉（一四八九）山陰陳哲刻本（簡稱明弘治本），萬曆間甬東屠本峻梓本（簡稱屠本），寶顏堂秘

叢本（簡稱秘笈本），及宋世榮校記引陳本，整理出版。但台州叢書本和秘笈本分上下二卷，元本、明弘治本及曙本都不分卷，茲從之。

文章精義，傳本署宋李塗撰。塗字耆卿，生平不詳。受業於朱熹的門人，當世名公鉅卿扁其齋居曰「性學」，學者因稱性學先生。此書是于欽就李塗學時的筆記。今本只一卷一百一條，而焦竑經籍志著錄本爲二卷，或今本也非足本。

李塗「論古今文章」，首先強調「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他指出：「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中子所以不及諸子，爲要學夫子言語故也」，「學文切不可學怪句，且先明白正大」，他反對「務要崎嶇隱奧辭不足以達意者」。這些，在當時是起過一定好作用的。李塗雖是朱熹的再傳弟子，但並不偏袒朱熹及其他理學家的文學作品，如說朱熹「尋常文字，多不及二程」，「程門文字，到底脫不得訓詁家風」。清四庫提要指出「世傳韓文如潮，蘇文如海，及春蠶作繭之說」，「亦具見於是書」，則其影響也是較大的。

今據北京圖書館藏元至順三年（一三三二）于欽刊本爲底本，校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簡稱文津本），整理重印。文津本從永樂大典輯出，大典所據，或非于欽本，如第四十二條前較于欽本多一條，又卷末無于欽跋尾，都足證明這一點。于欽卒於至順四年，即刊是書的第二年，時年五十，新元史有傳。

統一書號：10019 · 1553

定 價： 0.34 元